

云游漫记

车驶过承德,山风裹挟着松脂的清
香涌入车窗。我摇下玻璃,任由草
木清苦与湿润的气息浸润肺腑,这是
塞罕坝独有的问候。

脚下的土地早已褪去记忆里的苍
凉,无垠绿浪从足尖奔涌至天际,高岭
矮丘皆被染成深浅不一的翡翠色。可
谁能想到,六十年前这里还是“黄沙遮
天日,飞鸟无栖树”的死地?据《塞罕
坝机械林场志》记载,清末开围放垦,
加之战乱与山火,让“木兰围场”核心
区的森林覆盖率从清初的80%骤降至
不足10%。改变始于1962年那个秋
天。369名平均年龄24岁的年轻人,挤
上北去的绿皮火车。他们攥着母亲塞
的酸枣,揣着课本里的银杏叶,将“为
首都阻沙源”的使命刻进骨血。在复
原的窝棚前,风掀起褪色的油毡布,
哗啦啦作响。讲解员说,那年马蹄坑
造林会战,零下38摄氏度的暴雪中,
30多号人裹着破棉袄,把铺盖卷儿铺
在苗床上,人挨人守着,生怕新栽的
树苗冻坏。晨光漫过山梁时,3000
幼苗守在雪地里站得笔直。

如今,115.1万亩林海翻涌如潮。我
沿着创业者踩出的小路往深处走,松
针扎着掌心,是新生的刺痛。阳光透
过层叠枝丫,在地上织出流动的金网。
风掠过桦树林是细碎的私语,云杉
针叶相擦是沙沙的合唱。转过一道
山梁,我遇见了护林员老张,他正蹲
在一棵老落叶松下,用一把小刀轻轻
刮开树皮,查看病虫害。“这棵‘功
勋树’200多岁了,1962年首任技
术副场长张启恩就是在这儿喊出
‘有树就能活人’。”老张的手布满
老茧,指关节粗大,像老树的根。他
告诉我:“父亲是第一批建设者,曾
因一次扑救火灾,眉毛都被烧光。那

绿染塞罕坝



刘井林

候种树,是用命换。”如今,老张的儿
子也回到了林场,成了第三代务林人。
“我们这代人,不用拿命换了,得用脑
子。”他掏出一个手机大小的终端,
“现在卫星遥感、红外相机监控,但
有些角落,还得靠脚底板丈量。”

展览馆里,“六女上坝”的照片格外
醒目。1964年,承德二中6名高中
生放弃高考,写下“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当她们种的树苗成活时,
王桂珍蹲在地里哭了,那不是委屈,
是找到归属的释然。玻璃柜里还陈
列着一件补丁又补丁的棉大衣,领
口磨出了毛边,前襟沾着洗不掉的
松脂。讲解员介绍道,这是第一任
党委书记王尚海的遗物。他带领工
人艰苦创业,去世后,家人遵照遗愿
将他的骨灰撒在亲手栽种的落叶松
林里。

走出展览馆,泰丰湖泛着宝石般
的光。芦苇荡漾起白鹭,翅膀掠过
水面,荡开的涟漪撞碎了蓝天白云
的倒影。我坐在湖边,看一只松鼠
抱着松果,警惕地扫视四周,然后
飞快窜上树梢。这种在塞罕坝随处
可见的小生灵,在几十年前却

是稀客。如今,这里已成为马鹿、
黄羊、狍子、大天鹅等众多野生动
物的家园。七星湖的七个水泊像洒
落的星子,夏季金莲花铺成地毯,秋
季白桦林染成烈焰,细鳞鱼在水中
游来游去。这份盎然生机的背后,
是几代人用汗水浇灌的奇迹。

伴着热情的夏风,我登上塞罕
坝。森林在脚下翻涌成绿色的海,
一直延伸到天际,与白云相接。风
里有松木的香、草叶的甜,还有若
有若无的炊烟,是山坳里护林员小
屋传来的饭香。2017年,塞罕坝
荣获联合国

“地球卫士奖”,2021年成为全国
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这些
荣誉,是对“功成不必在我”的最好
注脚。

落日熔金时,山风掀起发梢。我
忽然懂了,塞罕坝的伟大,不在于宏
大的数字,而在于那些把青春埋进
冻土的人。它不是一座静止的纪念
碑,而是一部活着的历史。王尚海
们没见过今天的林海,却用一生把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护林
员小陈骑着摩托车经过,车后座绑
着测量仪,扬起的灰尘在夕阳下发
着光。“现在都用无人机了。”他
笑着挥手,说道:“但机器不如人的
眼睛准,这林子,还得常来看看才
放心。”

怀着依依不舍,我频频回望,眼
前的林海如沉默的老者,每一片叶
子都在诉说。那绿色里,有六十年
前的星火,有今天的万家灯火,更
有无数个美好的明天。这,就是塞
罕坝告诉我们的:所谓永恒,不过
是无数个当下的叠加;所谓希望,
不过是有人愿意先成为那束光,
照亮后来者前行的路。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



家园
×
周末

JIAYUAN
ZHOU MO

云游漫记

唐卡中的永恒时光

李克

拉萨的午后,阳光如酥油般浓
稠。在八廓街转角处,我偶然发现
了一家唐卡画室,稍靠近一些,便能
闻到混合着矿物与植物颜料气息的
独特味道。画室门帘半掩,能看见
里面坐着一位画师。

我走进去时,门上的铃铛轻轻响
起。画师抬起头,朝我点了点头,又
继续低头工作。他手握一支极细的
毛笔,正俯身于画架前,小心翼翼地
勾勒着一幅佛像的衣纹。

画室里很安静,只有画笔在布面
上移动的沙沙声。空气中飘着淡淡
的颜料味道,混合着藏香的气息。墙
上挂着几幅已经完成的唐卡,画面
上的佛像静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有兴趣?”画师突然问道,手中
的笔却没有停。我点点头,在他旁
边的凳子上坐下。他告诉我他叫次
仁,在这里画唐卡已经有十多年了。

次仁放下笔,向我展示他的颜料。
那些颜色并非来自工厂生产的管装
颜料,而是来自大地:孔雀石磨成的
绿色,朱砂矿石研出的红色,金箔
捻碎后的金色。每一种颜色都需要
手工研磨,有时要花上好几天才能
达到理想的细度。

“慢工出细活。”次仁说,“现在
很多东西都求快,但唐卡不一样。”

他让我试试研磨一些孔雀石。石
杵在石臼中一圈圈转动,发出有节
奏的摩擦声。起初我觉得枯燥,但
随着动作的重复,心情反而平静下
来。次仁笑着说:“看,你已经开始
和他对话了。”

在拉萨停留的短暂时间里,我数
次前往次仁的画室。他告诉我,学
习唐卡的第一步不是拿笔,而是学
习静坐和冥想。“心不静,就画不
出宁静的佛像。”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金的过程。
次仁将纯金箔置于特制溶液中,用
指尖轻轻捻磨,直到金粉与胶液完
全融合。绘制时,他屏住呼吸,笔
尖轻触画布,金线便如流水般延
展开来。

“金不只是为了好看,”他说,“在
唐卡中,金代表佛光,无处不在,照
亮一切。”

有一次,我尝试为一片莲叶上色,
却因为紧张手抖,绿色超出了轮廓。
我有些懊恼,次仁却笑了。“没关
系,”他说,“你看,这样反而让叶
子看起来更自然。完美不是没有
瑕疵,而是包容瑕疵。”

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唐卡绘
画不只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修行,
教人接纳不完美,在限制中寻找自
由。

离别前,次仁的唐卡快要完成了。
那是一幅药师佛画像,右手持诃
子,左手托钵盂,面容安详。次仁
正在画最后的部分,佛像的眼睛。

“点睛是最重要的一步,”他说,
“佛像有没有生命,全看这一刻。”

他先净手焚香,然后才执笔点画
瞳孔。当最后一点高光落入眼中,
整幅唐卡仿佛突然活了过来。佛
像的眼神深邃又慈悲,无论从哪个
角度看,似乎都在注视着你。

离开拉萨那天,次仁送我一小包
他自制的矿物颜料。“记住,”他
说,“真正的颜色不在画布上,而在
心里。”

回到忙碌的生活节奏,每当我感
到疲惫时,就会找出那些颜料,看
着它们在阳光下闪烁着大地最本
真的色彩。它们提醒我:在这个追
求快速的时代,仍然有一些东西
需要亲手触碰,需要时间沉淀,需
要与心灵对话。

唐卡教给我的,不仅是一种艺术,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那些矿物
颜料,历经千万年形成,又被耐心
研磨,最终在画布上绽放光彩,这
何尝不是生命的本质?真正的西
藏,或许就存在于每一种需要耐
心研磨才能显影的色彩中,存在
于能够静心观照的每一个瞬间里。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

食光慢炖



奶奶的煎鸡蛋

李博洋

上,轻声开口。奶奶愣了一下,低
头看了看手里的锅铲,又看了看
锅里尚未凝固的蛋液。

“我学不会那个慢火。”她低声
说道,“大火煎透,吃着踏实,扛
饿,你读书费脑子。”北方的冷风
贴着玻璃窗缝隙灌进来,掀起她
鬓角花白的头发。她抬手揉了揉
耳朵,继续低头翻动锅里的鸡蛋,
燃气灶的明火静静舔着锅底,袅
袅白烟升起,模糊了她低垂的眼
帘。

那大半年的高三时光,我的清晨,
始终萦绕着一股淡淡的焦糊味。那
是独属于这套陪读房的味道,独
属于奶奶省吃俭用、不肯开油烟机
的味道。

我慢慢知晓了奶奶的过往,她一
生从来没有轻松的时刻。奶奶幼时
丧父,父亲在世的那几年,她还能
安稳稳坐在学堂认字读书。父亲
骤然离世,家里没了顶梁柱,她辍
了学,再也没有碰过书本。十几岁
的年纪,远离故土,听从家里安排
嫁给爷爷,用自己的婚事,给年幼
的弟弟换了一袋活命的粮食。这
一生,她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后来我离开小城,去外地读大学,
吃过很多精致的煎蛋。火候精准,
色泽金黄,外嫩里滑,摆盘精致,
却再也吃不出当年清晨的那种厚
重暖意。

偶尔回奶奶家,我还是会和奶奶
提起那段陪读的日子。

奶奶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手
里慢慢择着青菜。阳光落在她的
银发上,泛着柔和的光,手边只
放着一个普通的塑料洗菜盆,没
有任何精致的物件。

“那时候手艺太差,把鸡蛋都炸
糊了。”她轻轻笑着,语气平淡。
我蹲在她身边,看着她布满老茧
的手。那双手常年劳作,粗糙干
裂,却打理过一家人的三餐四季,
托举过几代人的日常冷暖。

我看着晾晒的衣物,整齐叠放
的被褥,桌上温热的茶水以及整
洁干净的屋子。这些细碎寻常的
光景,都是她日复一日默默打理
出来的。

一位女性扎根家庭,从一日三餐
的烟火,到起居冷暖的照料,从
晚辈年少求学的陪伴,到家人岁
岁年年的安稳。她用最笨拙的
方式爱着家人,用最细碎的劳作
支撑着整个家的温度。

家里的氛围,晚辈的品性,一代
人的生活底色,都在她日复一日
的细碎付出里慢慢沉淀、慢慢成
形。她不曾讲过深奥的道理,不
曾做过惊天的大事。只是守着
灶台,守着灯火,守着一家人的
三餐晨昏。

傍晚风起,窗外的树叶轻轻晃
动。奶奶把择干净的青菜放进
塑料盆里,抬手拍了拍拍衣角的
碎叶和草屑,起身走向厨房,准
备晚饭。

厨房里的油烟机挂在墙上,始
终崭新,始终安静,从来不曾为
她转动过一次。

(作者单位:包头能源神山露天煤矿)



寻秦记

孟梓月

算不清是第几次来西安了。这
座城市就像一本翻旧了的书,城
墙是硬朗的书脊,街巷是密密的
字行。可偏偏,这本书里最震撼
人心的一章——那个沉睡在地下
、闻名遐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
物馆,我竟一直错过。这次,我
专门空出了一整日的时光,要把
这一页郑重地补上。

前往的路上,心是平静的,甚至
还有几分即将完成打卡的淡然。
毕竟,那些陶土的形象,早已在
无数的网络影像画面里看过一
次又一次。然而,当双脚真正踏
入一号坑展厅,当那一排排浩浩
荡荡的土黄色方阵,就这样沉默
地映入眼帘,先前的淡然瞬间碎
得无声无息。

博物馆讲解员的声音不高,却
像一把钥匙,轻轻插进了历史的
锁孔。他解说着兵马俑制作的
工艺、排兵布阵的不同、秦始皇
的功绩……他还用手机辅助,打
开一些珍贵的图片,让我们更加
清楚地看到兵马俑刚出土时的
模样。那时的陶俑色彩斑斓,远
不是现在的土黄色,惊艳程度更
甚。

我夹在拥挤的人群中,目光从那
一张张脸上掠过,试图寻找重复,
却只看见无穷的变化。跟着讲
解员的步伐,从一号坑、二号坑
、三号坑,直到还未发掘展出的
四号坑,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
过。讲解员指着陶俑,向我们详
细介绍道:“你看他衣甲的纹
路,发髻的盘结,每一个细节都
来自真实的秦军。那个平头的
可能是列入军营尚武军功的小
兵,那个盘髻的应该是立下过
功劳的军官……”他们曾呼吸
、曾流血,曾在这片土地上真
实地活过,然后被一个帝王的
意志凝固成永恒。

那一刻,我对世人眼中秦始皇
“暴虐”的标签,生出了极为复
杂的全新理解。不必单纯以“
暴君”二字定义他,一统天下的
君主心中自有对苍生乱世的考
量。只是望着眼前千千万万
士兵模样的陶俑,我心底生出
一种共情:古来征战死伤无数,
帝王以军阵陪葬的形制留存
将士身影,让这些寻常士卒得以
定格身姿,留存于后世,为我
们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观看演出《永生的军团》时,
这份被点燃的情绪愈加浓烈。
那些固化的陶俑,仿佛从历史
的尘埃中一步步走了出来,那
种感觉已不仅仅是震撼,更近
一种动容与敬畏。我在想,故
事里的“黑夫”是不是那些陶
俑中的一个?然而,没有人给
我答案,但我愿意这样相信,
并无可自拔地陷入一种深层
的痴迷。

这些陶俑并非臆造的泥像,而
是一支被泥土凝固的,活生生
的军队。每一张面孔,都是一个
有名有姓、有家有口的生命。
帝王的意志、工匠的汗水、土
卒的魂魄,被搅拌进细腻的
黄土里,再经过烈火的淬炼,
最终成了这穿越时空的凝视
与奇迹。原来,当历史的尘埃
被轻轻拂去,露出温度尚存的
细节,过去的世界会如此猛烈
地撞击现在。

历史就是一场巨大的共情。这
趟出行就像无意间叩开了一扇
门,一扇通往历史隧道的幽深
大门。秦始皇和他的军团静静
地站在那头,沉默不语,却让我
这个两千多年后的过客,心甘
情愿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脚
下这片土地的来路与归宿。这
一刻,我为自己是秦人而自豪,
也为那一段不朽的传奇而骄
傲。

(作者单位:包神集团朔朔公司)

说文解字



【解字】

录:一说甲骨文“录”字像
辘轳汲水之形,是“辘”的象
形初文。在卜辞中假借为“山
麓”的“麓”,如《甲骨文合集》
37848反:“辛酉,王田于鸡
录(麓)”,大意为“辛酉日
这天,商王在鸡录这个地方打
猎”。在六书中属于象形。



【解字】

麓:甲骨文“麓”字以“林”
为意符,以“录”或“鹿”为
声符。本义是生长在山脚的
林木,后引申为看守山林的
官吏。在卜辞中表示山脚,如
《甲骨文合集补编》11299反:
“壬午,王田于麓”,大意为
“壬午这天,王在麓打猎”。
在六书中属于形声。